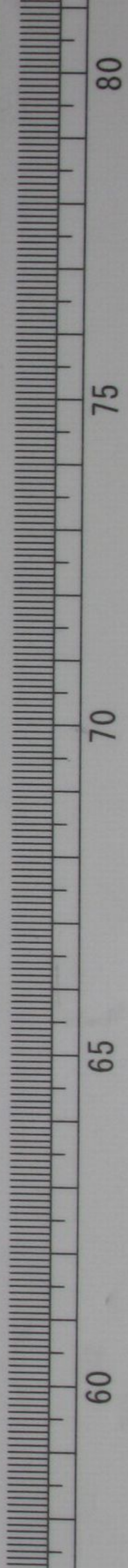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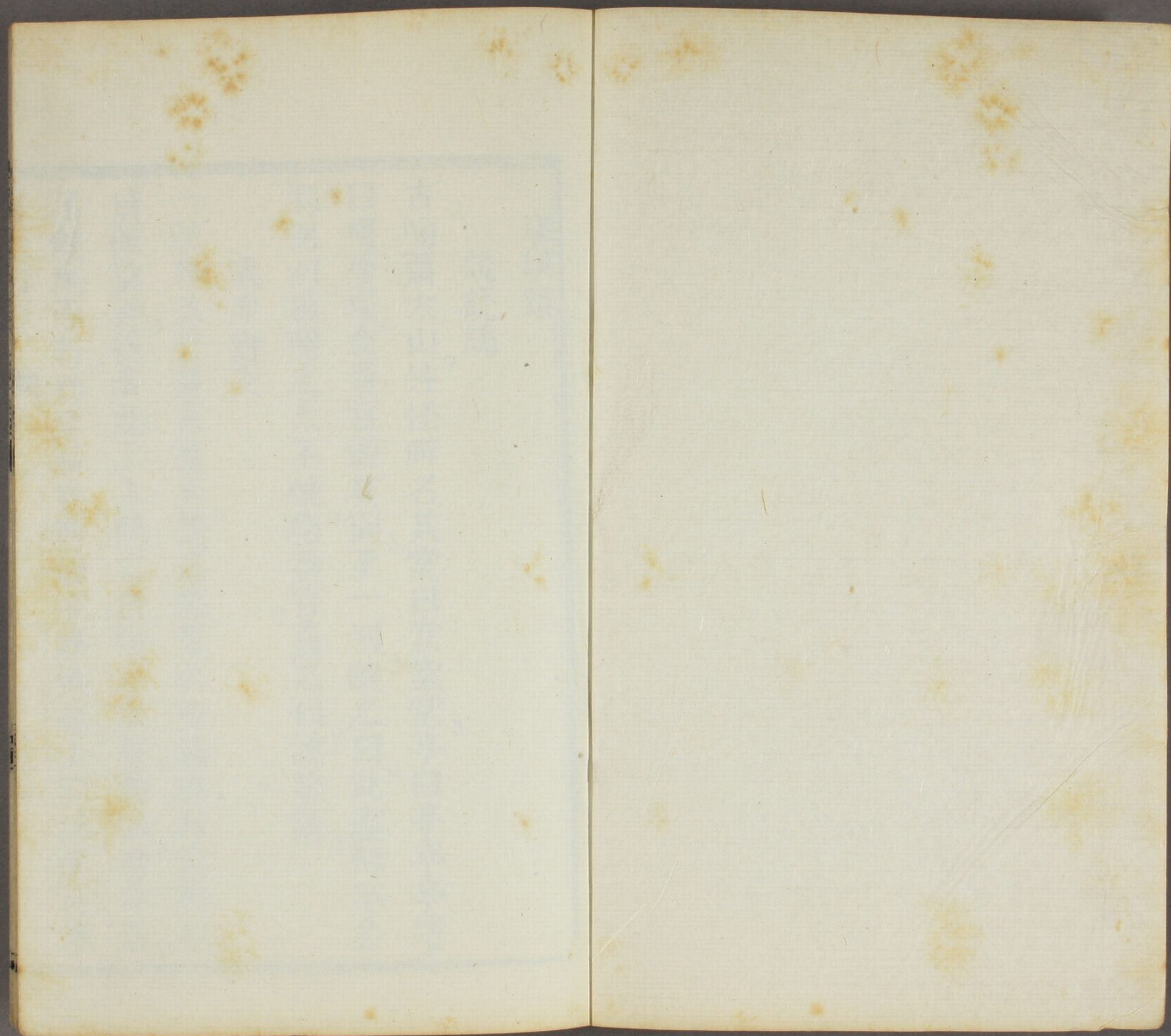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01
6





謬誤類

詭譎類

古喻蕭太山。性怪僻。名其堂曰堂堂。亭曰亭亭。樓曰樓樓。樓有貴官游其園。至一洞。戲之曰。此處何不名洞。洞蕭聞之。大不悅。指貴官責之曰。詭譎詭譎。

武弁拋文

一江蘇武官。最喜拋文。說話總要引經據典。升官陞見。貧無貲斧。徒步北上。人問之曰。何不乘車。答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到京召見。時值淮水漲發。上問曰。淮河水

勢何如。對曰：蕩蕩懷山襄陵。上問曰：水勢如此，百姓何如？對曰：百姓如喪考妣。上大怒，馬上充發，叩首謝恩曰：惟仁人放流之，此則小臣之罪也。

土包作濶

京中匪類謂之士包。每到四月開廟，穿花梢，坐熱車，逛西頂，故意在人前賣弄，謂之作濶。澆風惡習，不知伊於胡底。有把弟兄三人，均要逛廟作濶，商量價錢，每人做縐綢套褲一雙，名爲套褲會。到了四月，把兄作一雙玫瑰紫的，老二作一雙藕荷色的，老三作一雙油綠的。雇

了一輛十三太保時樣紗窗的熱車，大家爭坐車沿，爲的是好拏套褲作臉。把兄說不公，道：俗們拈鬮，拈那裏坐那裏。把兄拈中間，老二拈車沿，老三拈車箱。上了車，一搖鞭如飛似水奔西頂而來。走在熱鬧人多之處，老二坐車沿，盤着腿，露出藕荷色套褲來，得意洋洋。老大坐車中間，現出玫瑰紫套褲來，揚眉吐氣。惟有老三一樣出錢，坐在緊裏頭，又看不見熱鬧，又不能露出套褲來作臉，氣悶已極。對趕車的說：你這紗窗多少錢？一塊。趕車的說：八百五十錢。一塊。老三說：我賠你八百五十

錢用脚一踹打紗窗上伸出腿來大聲呼曰你們快看油綠套褲。

問靴價

性緩人買新靴一雙性急人問之曰吾兄這靴子多少銀子買的性緩人伸一隻腳示之曰二兩四錢性急者扭家人便打說好大胆奴才你買靴子因何四兩八錢賺錢欺主可惡已極性緩者勸之曰吾兄有話慢慢說何必動氣又徐伸了一隻腳示之曰此隻也是二兩四錢

翁嫗向火

老翁好飲老嫗總不與之飲一日天寒老夫婦對面向火嫗興發動拉翁行房翁以天寒不舉答之嫗曰有何術能使之舉翁曰非飲酒不可嫗忙與之酒且令翁上床飲屬曰如舉時先要通知我翁曰你那老家伙也宜烤一烤如烤熱了也要通知我翁遂上床一味慟飲瓶已告罄忽聞嫗語曰熱了翁曰熱了再給我斟一杯

妄自尊大

有妄自尊大以人王自稱者縣主不忍不教而誅拘而

誠之曰。字中有四大王居其一。汝僭稱王。有殺身之禍。本縣在王字下。與汝添一點。改爲人玉。以解人疑。而戒下次人玉。唯唯而退。回至家中。尋思良久。說玉字上這一點。乃縣主所添。豈可置之下部。我今移在王字之上。以示尊崇。於是又以人主自稱。鄉里聞之。無不驚疑。聯名出首。官怒極。拘案下。以謀爲不軌。置之重典。臨刑前三日。寄信家中云。特諭鄉里眾卿臣。孤家不日見閻君。三日以前見人主。三日以後看寡人。頤韻。

大嘮小嘮

都中用大話。薰人謂之嘮。東城有一大嘮。西城有一小嘮。這一日。小嘮我大嘮而難之曰。你名大嘮。你能嘮得動老虎。我拜你爲師。大嘮說這有何難。你不信。我們立刻我老虎去。二人同入深山。來尋虎穴。小嘮說此處乃虎豹出沒之地。你在此等虎。我上山去。看你如何嘮法。大嘮卽依山靠樹而坐。忽見一隻猛虎咆哮而來。大嘮忙回手。拔小柳樹一顆。說大話嘮之曰。我剛纔喫了一隻豹。沒喫飽。又我補了一隻虎肉。老搥了我的牙。用柳樹作剔牙之狀。老虎一聽回頭。就跑。逃回洞中。遇一猴。

子老虎說好利害的人。喫了一虎一豹。在那裏擊柳樹。剔牙。我如何敢喫他。還怕他要喫我。猴子說你也太膽小了。我要同你看一看。到底是一箇甚麼人。老虎說我不放心。你要同去。必須把你拴在我背上。猴子應允。老虎把猴頭拴好。套在背上。猴子騎在老虎身上。來至大磅面前。大磅一見高聲大罵。說好一箇撒謊的猴兒。窻子。昨日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喫。你再三哀求。許下今日一早送虎二隻。豹二隻。供我早膳。想不到天已過午。只送了這一隻瘦山貓來。搪塞我。老虎一聽此言。說了不得。我受了猴子騙了。回頭就跑。誰知老虎跑得快。猴子。捕下虎來。被樹枝牽掛。虎身上只賸了一箇猴頭。老虎逃至洞中。喘息良久。回頭來找猴子。但見繩子上拴着一箇猴頭。老虎大驚。說幸虧我跑的快。饒這樣。還把猴子下半截留下了。

削尖

有一姑娘。已許人家。尚未出嫁。母親溺愛。不能教之以正。遂與人私。只瞞母親一人。嫂嫂頗知其事。這日婆家通信要娶。姑娘害怕。商之於嫂。嫂曰。無妨。我當初亦是

如此臨時我自妙法。吉期已到。嫂子暗將印色盒子交與姑娘。到臨時將盒內之紅抹之。姑娘遵屬如法備用。母親知姑爺胖大。姑娘瘦弱。恐難招架。親身送至婆家。是夜姑娘暗將印紅抹上。不想太抹多了。事畢姑爺只覺身上黏滯難堪。不知何物。候至天明到後院解衣。一看大驚。趕緊用小刀刮洗。丈母見姑娘房門一開。即進房查看。見女兒滿身滿褥通紅。說可不好了。我女兒被姑爺整大發了。連忙尋找姑爺。尋至後院。見姑爺背靠着身子。不知所作何事。進前一看大怒。說好一箇沒良心人。你把我的女兒弄成那箇樣子。你還不解恨。你還在這裏削尖兒呢。

扁四嫂

中人扁四嫂。與帽頂雞大哥。口角鬪毆。雞大哥直入內室。打的扁四嫂痛哭流涕。雞大哥猶自頂撞不休。貼隣家長卯老二。與後街的團百圓老三。均不敢來勸。惟有遠隣腰店子往的老么前來。見卯老二責之曰。你近在貼隣。因何見死不救。老二說。雞大哥堵住門望裏直打。我如何擠得進去。又問後街團老三。你在後街也應來。

嘻談錄 卷一
勸答曰。雞大哥乃凶惡棍徒。六親不認。萬一打到我這裏來。到那時我纔動惱。管叫他扯一個稀爛。

不識貨

一徽州人開當舖。不識貨。有人拏單皮鼓來當。報曰。皮鑼一面。當錢五百。有拏笙來當。報曰。斑竹酒壺一把。當錢八百。有拏笛來當。報曰。絲裏火筒一根。當錢二百。後又有拏騎馬布來當。報曰。聞鼻烟使的小手巾一條。當銀一兩。夥計說。此物出此大價。要他何用。答曰。他若不贖。留之我擦嘴。

蘇空頭

一京人初往蘇州。或告之曰。吳人慣打空頭。若去買貨。要二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說話。他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京人至蘇。先以買貨之法行之。果然還半價。就賣。後遇一蘇人。問其尊姓。答曰。姓陸。京人曰。定是老三了。又問尊寓住房幾間。答曰。五間。京人曰。原來是兩間半了。又問宅上還有何人。答曰。只有妻子一個。京人又曰。想來是兩個人夥娶的。

驗封

一捕役名張仁其妻愛偷人張仁要出遠差甚不放心用封條將婦人陰戶封好上寫張仁封三字張仁走後妻仍偷人將封皮扯去半邊只賸長二寸三字張仁回家一驗原封短了一半大打之下說我走後偷人情尙可恕你不該另寫長二寸三字貼在上面明明嫌我之短喜人之長豈不該打

怕雷

有一鄉下老來蘆溝橋賣貨被稅局官人捉住要罰漏稅鄉下老害怕問曰你老怎樣罰法官人與他玩笑說我們要玩玩鄉下老不肯官人說你不教玩耍天打雷劈的鄉下老最怕雷說任憑你老官人將鄉下老帶至橋下剛要動手只聽橋上車聲震動鄉下老害怕夬之曰你老快玩罷雷來了

送父上學

一人問少爺與老太爺孰樂答曰作老太爺雖樂比及兒子讀書做了官年已衰矣還是作少爺最樂老的讀書作官弄錢都是少爺受用其人聽罷急趨而走追問其故答曰趕緊買書好送家父上學

恍惚

一人錯穿靴子。一隻底兒厚。一隻底兒薄。走路一腳高一腳底甚不合式。其人詫異曰。今日我的腿。因何一長一短。想是道路不平之故。或告之曰。足下想是錯穿了靴子。忙令人回家去取。家人去了良久。空手而回。謂主人曰。不必換了。家裡那兩隻也是一厚一薄。

寫別字

一人愛寫別字。一日因妻兄害眼。欲致書問候。恐寫別字。問友人曰。鼻字如何寫。答曰。一直一個日字。此人將

花園土地問是何處妖邪。土地說。此妖乃是狼精。非小神所管。行者說。明明在這園內。因何推諉。土地說。此狼不是園內狼。乃是園外狼。與員外郎同音

首縣對

諺云。附郭首縣。造孽千萬。首縣省城惡貫滿盈。為此語者。深知首縣之難也。又有人作對嘲之曰。銀錢似水流。出去瞌睡如山倒。下來問心天理少。掣肘地方多。東奔西馳。滿街上帶之一羣化子。前呼後擁。四轎內擡着兩個債精。借債辦公。債愈多。而虧空更大。擇缺清累。缺又

苦而彌補甚難。論虧空原可要命。望調濟苟且偷生。均貼切可喜。

聽訟異同

廉吏有訟師。貪吏無訟師。廉吏平情折獄。而訟師雖畏其明。猶可欺之。以其方。故訟師留以有待也。貪吏不據理聽訟。而訟師雖強其詞。竟不能奪其理。故訟師去而他圖也。廉吏使無訟。貪吏亦能使無訟。登廉吏之庭。杳乎寂乎。而民自無訟。是真無訟也。無情不敢逞其訟也。登貪吏之庭。杳乎寂乎。而民無一訟。非不欲訟也。無財

不敢以爲訟也。然而爲吏者。豈能終無訟乎。兩造各有曲直。不得已而質諸公庭。官則攝齊升堂。覲顏上座。無是非。無曲直。曰打而已矣。無天理。無人情。曰痛打而已矣。故民不曰審官司。而曰打官司。官司而名之曰打。真不成爲官司也。然而彼更有說以自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有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此之謂知縣。

潮州同

一富翁酷嗜古董。而不辨真假。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

玩皆三代以前之物。有舜之琴。夏之鼎。商之彝。湯之盤。時時誇耀於人。一日有人執一銅夜壺求售。斑駁陸離。云是武王時物。要索重價。富翁曰。銅色雖好。只是肚子裡空空如也。而且臭的狠。答曰。肚裡雖臭。却是一個周銅。與州同。

潮州縣

冥王坐森羅殿。判官捧册上呈。王曰。多日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逐一查點。先點勾魂簿。唱名再四。無一應者。王曰。催命鬼有八萬三千。何無一人在。判官稟曰。後

殿轉輪王。命男者為蒙師。庸醫女者為娼妓。如婦盡托生人世矣。王愀然曰。蒙師庸醫。草菅人命。如婦妓女。流毒生靈。使若輩降生天下。恐陰曹投到者接踵而至也。又點餓鬼簿。判官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察。諸餓鬼乘機逃竄陽世矣。王問在陽間作何事。曰。大半作州縣。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枵腹已千百年。一旦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遺類矣。判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沉吟良久。曰。此亦大費事。果能到陽世。忍飢挨餓。勉強作一好官者聽之。倘餓吻翁張。重者削其爵祿。殃及子孫。輕者降

一候補冷官。使其永不署事。凍餓終身。仍還他餓鬼本來面目可也。

望氣識官

浙省候潮門。有老僧掛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當道諸公。微服而往。僧延之坐。俱令噓氣。僧乃從旁諧審之。曰。此木氣也。為藩司。此金氣也。為臬司。此水氣也。為督糧道。此火氣也。為首道。此土氣也。為鹽運司。言之無不脗合。忽一人噓氣。久之。老僧沉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氣而不直。似水氣

一直移在日字之下。寫一旦字。又問茄字如何寫。答曰。草字頭一加字。此人誤寫家人之家。寫一蒙字。又問眼字如何寫。答曰。目旁加一艮字。此人錯寫樹木之木字。乃援筆大書曰。信寄大旦子。千萬莫喫秋後蒙。若要喫了秋後蒙。恐怕害了大旦子的根。

粗心

一粗心人過年。門前橫披上。寫春光明媚四字。隨後完婚。又寫五世其昌四字。貼於其上。因紙裁小。儘前一貼。露出媚字女旁。湊成了五世其媚四字。貽笑大方。粗心

人往往如此。

讀白字

一監生愛讀白字。而最喜看書。一日看水滸。適有友人來訪。見而問之曰。兄看何書。答曰。木許。友人詫異。說書亦甚多。木許一書。實所未見。請教書中所載。均是何人。答曰。有一季達。友人曰。更奇了。古人名亦甚多。從未聞有名季達者。請問季達是何樣人。答曰。手使兩把大爹。有萬夫不當之勇。

鄉人進城

鄉人進城赴席。在席上看見鹹鴨蛋。怪而問之曰。我們鄉下鴨蛋是淡的。城裏鴨蛋是鹹的。想必是醃鴨子生的。又看見棹圍椅。披嘆曰。都說你們城裏人舒服。連棹椅都是舒服的。你看棹子還穿着繡花裙子。椅子還穿着錦緞背心呢。席散。鄉人來到街前。見一太監。手把鶉鶉。鄉下人問曰。老太太。你這小雞兒。是多少錢買的。太監怒曰。你這小子。既認不得人。更不認得貨。

鬚子漱口

一人最愛乾淨。一日上街。走在牆下。牆內有婦人撒尿。

打陽溝內濺出尿水。濺在這入鞋上。大怒罵曰。是那個混帳東西。濺了我一鞋水。低頭一看。水打陽溝內出來。自想道。這水不知是贖。是淨。爬在地下。望陽溝裏一看。喜曰。還好。却不是贖水。是一個鬍子嘴。在那裏漱口。

南北兩謊

南北兩人均慣說謊。彼此企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途。各敘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捧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然人牆凍在一處。冬天浴室內洗澡。竟會

連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室主人何在。答曰。未問浴室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人。北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麵餅貼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燒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尙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大蚊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子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樣大蚊子。夫曰。

那夜我在帳裏睡覺。來一蚊子。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攥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帳外兩箇翅兒直搗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旣攥住。何不帶回來。我喫。夫曰。他不喫。我就够了。你還想要喫他。

大小相錯

一男人陽物甚小。欲娶一陰小者爲妻。然女物之大小。男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小尿盆者。其物必不大。其人從之。訪之許久。忽遇一女子。買一極小之尿盆。央媒用重聘娶之。上床後。不意女物之大。迥異乎尋常。

夫問曰。尊物如此之大。因何用盆如此之小。婦人曰。我不是用盆撒。我乃用盆昏。一婦人陰戶最大。欲嫁一陽大者爲夫。然男物之大小。女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大口夜壺者。其物必不小。女暗服其教。託人遍訪。忽遇一男子。買大口夜壺。央媒貼聘嫁之。及雲雨時。誰知男物之小。竟出乎意外。婦問之曰。尊具如此之小。爲何用夜壺。如此之大。夫曰。我不是用夜壺撒尿。我乃用夜壺出恭。

豈敢豈敢

禽鳥之鳴。竟有與人言相似者。山鳥呼名。林鳩喚婦。雖係物類相感。亦由人心體會而出。一和尚抱一雄雞。一尼僧抱一雌鴨。同船過渡。行至中流。雄雞誤認鴨爲雌。雞上前採毳。採畢一看。不是雞。甚覺抱愧。仰首打鳴曰。得罪娘子了。鴨亦自鳴得意。擺尾緊叫曰。豈敢豈敢。豈敢豈敢。

合事老人

一讀書人。愛管閑事。人稱之爲合事老人。一富翁家有事。請他排難解紛。恰值大雨連日不能回家。留宿樓上。

寂寞無聊。展轉不能成寐。深悔自己多事。以致受此淒涼。乃吟詩曰。是非只爲多開口。剛說了一句。忽要解手。天黑不便下樓。撕樓窗。出具溺之。不意窗外有貓。見了尊具。上前一撲。連忙縮回。乃指陽物而言曰。煩惱皆因強出頭。

量小

甲乙兩人不能飲酒。恐人勸其飲酒。遂起一號。以狀其極不能飲。一稱氓端公。一稱聞讓公。甲謂乙曰。我昨日與人同席。人家吃酒我醉了。乙曰。爲何答曰。被人燻醉。

了。乙曰：我昨日喫饅頭喫醉了。甲曰：饅頭如何喫得醉。乙曰：饅頭內有酒糟。甲曰：我見了和尚就醉了。乙曰：見和尚如何醉。甲曰：和尚是喫饅頭的。乙曰：我見尼姑就醉了。甲曰：見尼姑如何醉。乙曰：和尚不是尼姑養的嗎。

搽藥

一呆子之婦。陰內生瘡癢甚。請外科治之。醫生知其夫之呆也。乃曰：宜用紅玉膏搽之。然必須我親搽。方知瘡之深淺。夫曰：悉聽尊便。乃以紅玉膏抹龜頭上。與婦行事。夫在旁觀之。點頭曰：若不是這點紅在龜頭上。我就

要疑心了。

借馬

一富翁不通文。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足。如何借得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大解入塊呢。友在傍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還是狗頭呢。友大笑而去。

警嫖

一鬪客攜千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賄戀。曲盡綢繆。不

四言集卷一
三
憶芳心未艾。私橐已空。猶自依依不捨。鴛兒罵妓曰。我家全靠你這一棵搖錢樹。你戀此無益之客。使他客不能進門。老娘豈喝風所能度日耶。速遣之。毋自貽戚也。妓以鴛兒之言告之。鬪客曰。我與你如此恩愛。豈能驟捨我如今這般藍縷。有家難歸。妓曰。這有何難。現在我家更夫辭工。你且暫權此席。既在我家。相見甚易。鬪客曰。打更乃在外之事。何能入內。妓曰。椰子早晚一領。一交藉此可以相見。鬪客從之。自此日間撈毛。夜晚擊柝。此亦喜嫖者之下場頭也。一日有富翁來嫖。見妓貌美。

出重賞。不許再接他客。與妓正在情趣纏綿之際。忽見一藍縷之人。手執木柳。入妓房私語。商大怒。叱之曰。何物狼狽。胆敢至此。鬪客棄柳而逃。富商指椰子大罵不休。妓在旁問曰。椰子乃無知之物。罵他何故。富商曰。我豈但罵他。將來我還要打他呢。

弟兄兩謊

把弟兄均愛說謊。把兄謂把弟曰。我昨日喫極大的煮餛飩。再沒有比他大的一百筋麵。八十筋肉。二十筋菜。包了一箇煮好了。用八張方棹。纔放的下。二十幾個人。

四面轉之喫。喫了一天一夜。沒喫到一半。正喫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遍尋無踪。忽聽煮餠餠肚內有人說話。揭開一看。那兩人鑽在裏頭。掏餠兒喫呢。你說大不大。把弟說。我昨日喫頂大的肉包子。那纔算得大呢。幾十人喫了三天三夜。沒見着餠兒。望裏緊喫。喫出一塊石碑來。上寫離餠子還有三十里。你看大不大。把兄說。你這大包子。用什甚鍋蒸的。把弟說。用的是你下煮餠餠那箇鍋。

認鞋

一婦夜與隣人有私。夫適歸。隣人踰窗而去。夫拾得鞋一隻。罵妻不已。因枕鞋而臥。謂妻曰。且待天明認出是何人之鞋。再與你算帳。妻乘其睡熟。以夫鞋易之。夫早起。復罵妻使認鞋。一看是自己的。乃大悔曰。我錯怪了你。原來昨夜跳窗的倒是我。

我何在

一二尹管解一罪僧赴省。晚宿旅店。尹嗜酒。沉醉鼾睡不醒。僧潛取剃刀削其髮。遂脫已縛。羈尹項而逸。侵晨尹酒醒。不見僧人。自摸其首。光油油已成不毛之物。視

其項繫纒。已作階下之囚。乃撫首大詫曰。僧故在是。而我何在焉。

插草標

有初靠人家作僕者。有些怕羞。一日主人拜客。令拏拜匣同往。其僕乃插草標於匣上。假託賣匣之人。以自掩。街上呼曰。賣拜匣的過來。僕指家主曰。前面那位已買定了。

醫莖相爭

一浪子嫖妓。如姦拏。問到官。重責六十大板。打的鮮血淋漓。呻吟痛楚之間。恍惚睡去。夢中聞醫與玉莖爭鬧。醫與玉莖曰。舒服是你闖禍。也是你。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使我受這一場毒打。萬一死了。要拉你去見閻王。審這件公案。玉莖答曰。我不過到他門前望一望。是你在我後頭。把我一撞撞了進去。不比你打誰。

破傘

夫妻交合。夫在上。妻在下。既洩之後。夫問妻曰。我這傢伙像甚麼。妻曰。像一根過山龍。放在罈裡頭。把極好陳紹都咋出來了。少刻又合。妻在上。夫在下。妻問夫曰。你

那傢伙又像什麼。夫曰：好像一把破雨傘。妻曰：傘便是傘。因何加一破字。夫曰：若是不破，如何在傘桿上流下水來。

痴疑生

一秀才痴而多疑，夜在家嘗藏暗處。俟其妻過，突出擁之。妻驚，拒大罵。秀才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嘗看史書，至不平處，必拍案切齒。一日看秦檜殺岳武穆，不覺盛怒，拍棹大罵不休。其妻勸之曰：家中只有十張棹，君已碎其八矣。何不留此棹吃飯也。秀才叱之曰：你或者與秦檜通奸耶。遂痛打其妻。妻亦不知其何故。

好睡

一好睡主人偏請了一位好睡之客。客至，見主人未出，乃在座上鼾睡。主人出，見客睡，不忍驚動。對面亦睡。俄而客醒，見主人睡，則又睡。既而主人醒，見客尚睡，乃仍睡。及客又醒，日已暮矣。主人仍未醒。客乃潛出。及主人醒，不復見客矣。客回家，主人入房，又均入黑甜鄉矣。

驗毛

一人愛修邊幅，最惜鬚鬚。終日梳洗，每落一根，必再三

呻吟語 卷上 第六
矜惜。一日夫婦同眠。早起掃床褥。夫拾得毛一根。嘆曰。可惜。又落了一根好鬚。妻在旁微笑曰。知道是你的。還是我的。夫曰。我的必黃。你的必黑。妻曰。黃黑兩人俱有。原不能辨。第看長短可知。長的固是你的。難道短的也是你的不成。

潔癖

一人有潔癖。於女色雖極當意。猶令其處處薰洗。方與交歡。一日有姑蘇名妓。留宿別墅。心切慕之。而疑其不潔。使之洗。既上牀。以手摸之。自頂至踵。且摸且嗅。摸至桃源洞口。仍不敢前去問津。又令其再洗。至三至四。不知東方之既白。不復作巫山雲雨之事矣。

譜譚

一李姓富而誇。倩畫工繪歷代祖先像於一圖。懸之家廟。炫耀其世系。以爲榮。好事者往觀焉。圖上有騎牛揮塵。蒼髯白髮者。有冕旒者。有束金冠者。有紫袍玉帶若宰相者。有若王侯者。有甲冑若將軍者。有豸冠若御史者。有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有側帽遺鞞若醉學士者。有執卷凝思若詩人者。又有幅巾青衫風流若浪子者。人

問之。李指而告曰：跨牛揮塵者，世祖李耳也。冕旒者，高祖李淵也。束金冠者，太宗世民也。紫袍玉帶者，唐李勣也。宋李剛也。若王侯者，李晟、李光弼也。甲冑若將軍者，漢李廣、李陵也。多冠御史者，李彪也。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李靖、李百藥、李淳風也。醉學士者，李白也。執卷凝思若詩人者，李華、李賀、李泌、李程、李商隱也。其幅巾青衫者，何人？屢問而李不答。窮詰其由，則覲然而告曰：此元和鄭公通家世戚也。或笑之曰：君誤矣。李與鄭各一姓，異姓不得亂宗。李曰：否否，鄭公故名士，雖見辱於

卑田，後爲顯官，與十世祖姑母亞仙有故舊歡，子孫不忘親親之誼，特附譜末。

巴花居士

一邨翁力田致富，居家酷慕城中體統，而城中人有名有字，有別號，翁尙未有別號也。心甚恥之，謀之於村學究。學究曰：標題名甫，素所熟習，而別號未之前聞，不得已強擬幾條，呈於邨翁。翁固不識，丁睨之茫然，舉以示城中秀才。秀才視之，不過是輔君、亮臣、哲夫、碩士之類。秀才曰：用爲正號尙可，若論別號皆非也。蓋正號所以

適觀宜有富貴氣象。而別號所以見志。宜有山水風神。秀才亦擬數條。不過是雪軒菊亭蘭舟杏江之類耳。翁仍猶豫未決。舉兩說。以商之縉紳先生。先生笑曰。鄉間學究口角俗而不雅。城中秀才筆墨雅而不奇。以僕視翁。非雅不足以超乎鄰里鄉黨之外。非奇不足以震於庸耳俗目之中。試爲翁擬議之。先生乃凝神焦思。若無當意者。正凭欄徙倚間。突見一花犬搖尾而來。嚙骨置欄杆之隙。以爪相搏。骨落欄外。犬探首入欄杆卍字中。嚙骨而去。一觸其機。而先生之神智忽開。犬來助力。而

村翁之別號遂定。題其別號曰卍花。翁大悅。遂自稱爲卍花居士云。

談天

客有聚而談天者。論天之度數遠近。各持一說。辨之不決。一村夫在傍解之曰。天之離地相去止三四百里耳。由下而達上。遲行四日可至。疾行三日可至。六七日間。一往一還。綽乎有餘。客何爭辨之不決也。客愕然問曰。子說可有據乎。村夫曰。客不見夫世俗之送竈神上天乎。送於臘月二十三日。迎於臘月三十日。以二十三日

至三十日。不過七日耳。以一半之路核之。僅三四百里耳。何遠之有。眾客鬪然而笑曰。子說甚善。可以談天。

謬誤

有一人持長竹桿進城。直進城門矮。橫進竹桿長。躊躇良久。總進不去。城上人見而告之曰。你將竹桿遞與我。我給你拏過那邊去。你進城我再交與你。豈不甚妙。其人如其言。遞與城上之人。進得城來。接過竹桿。與城上人相見。彼此甚為相得。願結為兄弟。城上者為兄。城下者為弟。二人敘家常。問及有無兒女。把弟云。我有一女。

剛一歲。把兄曰。我有一子。才兩週。把兄說我二人何不作了親家。把弟說甚好。二人言定而散。把弟回家。甚覺得意。婦人問曰。你今日回家。因何這樣高興。夫將拏竹進城。遇人作親之事告之。婦大怒。說你真糊塗極了。我女一歲。他兒兩歲。若我女十歲。他兒已二十歲矣。何得許這樣老婿。夫妻吵鬧不休。鄰居一明公先生。勸之曰。你二人何必吵鬧。你女今年雖一歲。等到明年此時。便與他兒同庚。何可不許。

形體類

相士言痣

一人令相士相面相畢問曰婦人下身有痣好否相士曰婦痣在下身一定作夫人敢問何人答曰嫂嫂相士詫異曰尊嫂下身有痣足下如何知之答曰聽人所說相士愈詫曰何人所說答曰家父相士遂笑問曰令尊又何以知之答曰是內人說的相士嘆曰此等人家亦真可謂難得者矣

驟馬市

一美髯翁最愛鬚鬚。每日必用鬚梳頻頻梳洗。一日忽落一根於水。嘆惜良久。妾在旁曰。一根鬚鬚能值幾合。何至如此。翁曰。我這鬚鬚最貴重。有相士說。一根可值兩匹驃馬。妾指丁身而笑曰。要這樣說起來。我這裏竟成驃馬市了。

上下相同

人之手心抓而不癢。足心則癢。蓋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癢。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癢。或問之曰。婦人之陰亦通腎氣。喜動不喜靜。因何亦癢。答曰。婦人之陰原宜靜。動則癢生。愈動則愈癢。譬如人之口。更宜靜。不靜則言多。多言則多敗。動靜之理。上下相同。或遂恍然大悟曰。怪得人之簡默不言者。人皆謂之曰。此人甚陰。蓋本於此。

看不見

一秃子甚秃。秃的光油油。蒼蠅滑倒。蟻虱難留。這一日進城。接丈母來家。行至中途。忽值大雨。山水驟發。頃刻水漲。丈母說姑爺。我的腳濕了。姑爺說我背你老人家。背了里許。水漲過腹。丈母說姑爺。我的襪濕了。姑爺說。

你老人家騎在我脖子上。又騎了里許。水已至肩。丈母說姑爺我的褲濕了。姑爺說我頂之你老人家頂了里許。誰知丈母的褲子。既糟且爛。姑爺腦袋。又硬又滑。那不毛之屎。竟入無底之窟。已至滅頂。丈母在上呻吟曰。姑爺姑爺。我好舒服。姑爺說你舒服。我可看不見了。

通譜

鬚鬚與眉毛曰。當今世情澆薄。必要朋友相助。我已與鬚毛通譜矣。看來眼前高貴。惟有你二位。品居五官之上。秀出兩峯之間。況我們都是臉面上的朋友。通譜甚好。眉曰。承不棄微末。心感無暨。但我根基淺薄。乃無用之物。豈敢高攀。何不往下路孔家前門。一帶茂林深處。旂杆底下。通譜的更好。

捻繩

年老人卸頂髮甚少。除短髮外。只賸三根。喚待詔剃頭。屬之曰。你要小心我的頭髮。萬一傷了一根。辮子就編不成了。待詔唯唯。先將三根頭髮輕輕打開。剛一梳子。就掉了一根。老人罵曰。我三根頭髮。將够編辮子的。賸了兩根。我看你怎樣編。待詔央曰。你老人家別生氣。我

與你老人家捻根繩兒罷。用手一捻，又捻折了一根。老人大怒，罵曰：「賸了一根，既不能編，更不能捻，你又當如何？」待詔哀求曰：「小人實在無法，求你老人家饒了我罷。」老人曰：「諒你也別無妙法，我自好披散之罷。」

老民保養

聖上打江南圍，傳衆老民來見。有兩弟兄，年逾百歲，鶴髮童顏，精神矍鑠。上問曰：「你二人如此壯健，有何養法？」二人俯首不言。上曰：「赦你無罪，自管實說。」二人對曰：「小人別無養法，到晚間我二人同床，互相銜卵而眠，所以」

如此壯實。上曰：「我只疑你二人有別樣養法，敢情是兩箇唆卵子的老頭子。」

鼻硬

屨子與鼻子爭論。屨子云：「我能生男育女，有功於世，你有何能，輒敢居我之上？」鼻曰：「我能辨氣味而識香臭，居五岳之中，爲百骸之祖，你乃恃淫巧以悅婦人，爲姦汗之首，成齷齪之形，何得與我相抗？」二物爭之，不決，訴之於口。口曰：「你二位既非同部，更非同僚，上下懸殊，我勸你們和了罷。」鼻子握強不肯，口怒曰：「屨子還有軟的時」

西言新卷上
候想不到這鼻頭子比簪子還硬。

嘲禿子

西一富翁而禿。禿的一根頭髮也無。人因其富。遂曰禿得取貴。禿翁遂作一小照。徵人題詠。以掩其短。有人作詞嘲之曰。一輪明月照當頭。上下光兒相湊。蟻虱也難。皮兒不縐。用手摳淨肉尿。

嘲禿子

一禿子新婚。娶了個闕唇娘子。入洞房時。新郎以帽遮頭。掩飾其禿。娘子以袖掩唇。彌縫其缺。禿子非吹燈不

